



外科

背癰門

人有背心間先發紅癰。後漸漸紅腫。此發背之兆也。最為可畏。古人云。內大如喜。外大如拳。夫在背外。夫在背內。起四盤言其外小。而內實大也。然而癰疽等毒。必須辨其陰陽。有先陰而變陽者。有先陽而變陰者。有前後俱陰者。陽症雖重。而實輕。陰症雖輕。而實重。先陰而變陽者。生先陽而變陰者。死病既殊。而何以辨之也。陽症之形。必高突。而腫起。陰症之形。必低平。而陷下。陽症之色。必純紅。陰症之色。必帶黑。陽症之初起。必疼。陰症之初起。必癢。陽症之潰爛。必多其癢。陰症之潰爛。必多其血。陽症之收口。身必輕爽。陰症之收口。身必沉重。至於變陰變陽。亦以此消息。斷斷不差也。倘見紅腫而高突。乃陽症之癰也。乘其內毒初發。內猶未化。急以散毒之藥治之。可隨手而解也。發背而至於橫決者。皆因循失治。以致於破敗。而不可救。陽變陰者多矣。救癰如救火。宜一時撲滅。否則沿燒屋廬。不盡不止。切勿見為陽症。無妨。而輕緩治之也。方用急消湯。

忍冬藤二兩 茜草三錢 紫花地丁一兩 甘菊花三錢 貝母二錢 黃柏一錢 天花粉三錢 桔梗三錢 生甘草三錢
 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又輕三劑。全消。不必四劑也。此方消陽毒之初起。最神。既無凶烈之虞。大有和解之妙。世人不知治法。謂陽毒易於祛除。孟浪用狼虎之藥。雖毒幸消散。而真氣耗散於無形。往往變成別病。乃醫者成之也。何若此方。王霸並施。有益無損之為妙哉。

人有背心發癰。痒甚。已而背如山重。隱隱發紅。暈如盤大。此陰癰初起之形象也。最為可畏。尤非前症陽癰可比。乃一生罪孽。鬼崇憑身。必然謔語胡言。將夙昔欺心之事。盡情宣揚。如見此等症候。本不可救。然而人心善惡。成於一念之遷悔。苟肯悔過求生。而刀圭無術。亦見醫道之無奇矣。蓋陽症有可死之條。而陰症豈無可生之理。亦在救之得法耳。大約陰癰之症。雖成如鬼祟之纏身。然必正氣太虛。邪得而入之也。設如正氣不虛。邪將安入。故救陰癰之症。必須大用補氣血之藥。而佐之散鬱散毒之品。則正旺而邪自散矣。方用變陽湯。

人參二錢 金銀花半斤 附子一錢 荊芥炒黑三錢 柴胡二兩 白芍二兩 天花粉五錢 生甘草五錢 水十餘碗煎

十二碗先服一碗後再服一碗服後陰必變陽而作痛再用一劑而痛亦消再服一劑而全愈竟消滅於無形也然而世人不至皮破血出斷不肯信誰能先用此等之藥以治發背之陰癰乎毋論病人不肯服即醫生亦不肯用倘醫生知用此治瘡而病人之家亦不肯信往往決裂潰爛瘡口至如碗之大而不可收拾始追悔參芪之遲用晚矣余所以既論此症而又多戒辭勸人早服此方萬不可觀望狐疑以喪人性命蓋陽毒可用攻毒之劑而陰毒必須用補正之味方用人參黃芪以補氣者氣旺則幽陰之毒不敢入心肺之間而金銀花性補善解陰毒得參芪而其功益大然非得附子則不能直入陰毒之中而又出於陰毒之外毒深者害深又益之生甘草以解其餘毒然而毒結於背者以氣血之壅也壅極者驚極也故加柴胡荆白芍天花之類消其痰而通其滯開其鬱而引其經自然氣宣而血活痰散而毒消也後論方用人參黃芪云云而方內無此條源板遺漏

人有背癰潰爛洞見肺腑瘡口黑陷身不能臥口渴思飲人以為陽症之敗壞也誰知是陰虛而不能變陽乎夫背癰雖有陰陽之分及至潰膿之後宜補內而不宜消則陰陽之症一也潰爛而至於肺腑之皆見此從前失補之故使毒過於沿燒將好肉盡化為淤肉耳肉淤自必成腐肉腐自必洞見底裡見此等症候亦九死一生之兆也倘胃氣健而飲食者猶可救療倘見食則惡者斷無生理雖然能用參芪歸地亦任有生者正不可棄之而不救也方用轉敗湯以救之

人參一錢黃芪一兩熟地二兩肉桂三錢白朮四兩當歸兩金銀花四兩麥冬二兩山茱萸一兩遠志三錢北五味子一錢茯苓一錢水煎服一劑而胃氣大開者斷可轉敗為功也倘飲之而少能健飯亦可必救惟恐飲之而全無應驗者是胃氣將絕也不必再治之矣或飲之而飽悶少頃而少安者亦有生機此方補其氣血而更補其肺腎之陰益陰生則陽長陰陽生長則有根易於接續而後以金銀花解其餘毒則毒散而血生血生而肉長肉長而皮合必至之勢也倘日以解毒為事絕不去補氣血之陰陽則陰毒不能變陽有死而已矣不重可悲悼乎人有背癰將愈而瘡口不收百藥敷之絕無一驗人以為餘毒之未淨也孰知是陰虛而不能濟陽乎夫癰疽初起則毒盛變膿則毒衰膿淨則毒化矣瘡口不收乃陰氣虛矣而非毒氣之旺世人不知治法尚以敗毒之藥攻之是已虛而益虛也欲其肌肉之長何可得乎然而世亦有用補法而仍然未效者但用陽分之品以補其陽而不用陰分之味以補其陰也蓋獨陰不長而獨陽亦不生癰疽致膿血已盡則陰必大虛止補其陽則陽旺陰虛不能交於陽矣雖陽有濟陰之心而陰無

濟陽之力所以愈補陽而陰愈虛陰愈虛而瘡口愈難合也治此之法必須大補其陰使陰精盛滿自能灌注於瘡口之中不必用生肌外傳之藥而瘡口之肉内生矣方用生膚散 麥冬一兩熟地二兩山茱萸一兩人參一錢肉桂一錢當歸一兩忍冬藤一兩白木五錢水煎服二劑而肉自長又二劑而外口自平又二劑全愈此

方補陰之藥多於補陽使陰勝於陽也然而補陽之藥乃是補陰之助以其能入於陰之中以交於陽之內也忍冬藤非恃其解餘刺之毒取其能領諸藥至於瘡口之間也

人有背疽長肉瘡口已平忽然開裂流水人以為瘡口之肉未堅也誰知是色慾惱怒之不謹乎大凡瘡癰之症最忌者色慾其次忌惱怒也犯惱怒者新肉有開裂之虞犯色慾者新肉有流水之害然此猶些小之瘡癰也其在背癰犯惱怒者不過疾病而犯色慾者多致死亡其瘡口開裂之處必然色變紫黑而流水之處必然肉變敗壞矣當此之時必須急補氣血萬不可仍治其毒蓋前毒未盡斷難收口既經收口復至腐壞寔新肉

不堅而自求決裂也况發背新愈之後其精神氣血盡是空虛所以一交合泄精遂至變出非常舍補氣血又安求再活乎然而即補氣血以此小之劑欲收危亂之功大厦傾頽豈一木所能支哉故又必須大劑救之而後可方用定變回生湯 人參一錢黃芪三兩當歸二兩北五味二錢麥冬二兩肉桂三錢白木二兩山茱萸五

錢忍冬藤二兩茯苓一兩水煎服一劑而肉不腐矣二劑而肉自生矣三劑而皮仍合矣四劑而平復切戒再犯再犯無不死者即再服此方無益也可不慎乎此方寔救瘡瘍壞症之仙丹不止療發背愈後犯色之敗腐也人疑泄精以至決裂宜用熟地以大補之何故反置而不用以熟地補陰最緩而症犯寔急所以舍熟地而多用氣血之藥救其垂危非熟地之不可用而輕置之也此方服數劑之後正宜減半而多加熟地以為善後

之計耳

人有夏月生背癰瘡口不起脉大而無力發熱作渴自汗盜汗用參芪大補之劑益加手足逆冷大便不實喘促嘔吐人以為火毒太盛也誰知是元氣大虛補不足以濟之乎夫癰分陰陽瘡口不起乃陰症而非陽症也脉大似乎陽症大而無力非陰而何發熱作渴此水不足以濟火故隨飲隨汗也既是陰症似陽用參芪陽藥以助其陽正足以祛陰以返陽矣何以愈補而反作逆冷嘔吐之狀此陰寒之氣甚盛而微陽之品力不能勝耳非助之以辛熱附子之品又何能斬關入陣以祛蕩其陰邪哉方用助陽消毒湯 人參一兩黃芪一斤當歸

一兩

四錢白朮 四兩陳皮 一兩附子 五錢水煎服 作兩次 諸症頓退 連服數劑 瘡起而潰 乃減半 又用數劑 而愈 此非治癰之法也 然以治癰之法 而輕治此等之症 鮮不立亡 可見治癰不可執之 大約陽癰 可以消毒化癰之藥治之 而陰癰之病 萬不可用消毒化癰之藥 舍癰從症 寔治癰之變法 醫者不可不知也

人有背生癰疽 潰膿之後 或發熱 或惡寒 或作痛 或膿多 或流清水 自汗盜汗 膿成而不潰 口爛而不收 人以為毒氣之未淨也 誰知五臟虧損 血氣太虛之故也 凡人氣血壯盛 陰陽和平 何能生毒 惟其臟腑內損 而後毒氣得以內藏 久之外泄 及至癰疽發出 其毒自不留內 然而臟腑原虛 又加流膿流血 則已虛益虛 觀其外而瘡口未斂 似乎有餘 審其內而氣血未生 寔為不足 法當全補 而不必偏補 夫一臟致有偏勝之虞 也方用十全大補湯 最妙 以其合氣血而兩補之 耳然而用之 往往不効者 非方之不佳 乃用方之不得其法 耳夫背癰何等之症 豈尋常細小之劑 所能補之乎 必須多加其分 兩大劑 煎飲始克有濟 余因酌定一方 以請正於同人也 用人參一錢 黃芪二兩 白芍五錢 肉桂二錢 川芎三錢 熟地二兩 當歸一兩 白朮五錢 茯苓五錢 生甘草三錢 水煎服 自然用一劑 有一劑之効也 世疑此方 絕不敗毒 如何毒化而生肉 也 不知癰疽未潰之前 以化毒為先 癰疽已潰之後 以補正為亟 縱有餘毒未淨 不必敗毒也 蓋敗毒之藥 非寒涼之品 即消耗之味 也 消耗則損人真氣 寒涼則損人胃氣 真氣損則邪氣反盛 胃氣傷則穀氣全無 又何能生肌長肉 哉 惟十全大補湯 專取助真氣 以益胃氣 故能收全効 耳 且此方 不特治背癰之已潰也 凡瘡瘍已潰者 皆宜用之 惜世人未知也

肺癰門

人有胸膈之間 作痛咳嗽之時 更加痛極 手按痛處 尤增氣急 人以為肺經生癰也 誰知是肺熱以成癰乎 夫肺為嬌藏 葯食之所不到者 也 故治肺甚難 肝熱害肺 既以成癰 將何法以療之乎 療之法 似宜瀉火 以救肺 肺藥不可入 而肺之母為脾 脾經未嘗不受葯也 肺之仇為肝 肝之敵為心 二經又未嘗不受葯也 補其脾 金之土 則土能生金 也 平其肝 經之木 則金不能剋木 也 清其心 經之火 則火不來刑金 也 三經皆有益於肺 而無損於金 則肺氣得養 而後以消毒之品 直解肺中之邪 何癰之不散乎 方用全肺湯 玄參三兩 生甘草五錢 金銀花 五兩 天花粉 三錢 茯苓 三錢 白芍 三錢 麥冬 二兩 水煎服 一劑而痛減 再劑而內消矣 大凡肺癰之

症必須內消而不可令其出毒內消之法總不能外脾肝心三經治法而別求消癰之道也或曰肺之子腎也獨不可治腎以消乎然而肺癰之成雖成於火燥肺金之液寔因肺氣之自虛也補腎雖亦能使肺氣之不來生腎惟是肺腎相通補腎之水恐肺氣下降而火毒轉不肯遽散不若止治三經使肺氣得養自化其毒不遺於腎之為妙也

人有胸膈作痛咳嗽吐痰更加疼甚手按疼處疼不可忍咽喉之間先聞腥臭之氣隨吐膿血此肺癰不獨已成而且已破矣是肺癰未破者易乎消而已破者難於治以膿血未能遽淨且雖然得其法正不難也蓋肺之所以生癰者因肺之火不散也然肺火之來因肺氣之虛也肺虛而後火留於肺火盛而後結為癰不補虛以散火而未成形者何以消已成者何以散既潰破者何以愈哉是虛不可不補而補虛者補何臟乎必須補肺氣之虛而肺不能直補其氣補胃氣之虛則肺氣自旺也今癰已破矣多吐膿血則肺氣尤虛雖毒氣尤存不可純瀉其毒於補氣之中而行其攻散之法則毒氣易化而正氣無傷方用完肺散人參一錢玄參二兩蒲公英五錢金銀花二兩天花粉三錢生甘草三錢桔梗三錢黃芩一錢水煎服一劑而膿必多二劑而膿又少三劑而疼輕四劑疼痛又輕五劑而疼痛止膿血亦止也六劑竟奏全功此方補胃中之氣而即瀉胃中之火胃氣旺而肺氣自不能衰胃火衰肺火自不能旺所以既能敗毒而又能生肉耳雖諸藥亦能入肺不單走於胃然而入胃者十之八而入肺者十之二仍是治胃益肺也或問肺癰已破病已入裡似不宜升提肺氣南昌喻嘉言謂宜引之從胃入腸而先生仍用桔梗以開提肺氣恐不可為訓嗟乎余所用之藥無非治胃之藥入於胃有不下引入腸者乎然而肺氣困頓清肅之令不行因桔梗以清肺上氣通而下行更速然則上之開提正下之迅速也

人有久嗽之後肺管損傷皮膚黃瘦咽嗑雖啞自汗盜汗眠臥不得口吐稠痰腥臭難聞而毛悴色焦嗽之時必忍氣須臾輕輕吐痰始覺喘不痛否則必大痛不已氣息淹淹全無振興之氣人為肺中生癰也誰知是肺生瘡乎此等之症本是難救然治之得法調理又善亦有得生者夫肺癰與肺痿不同肺癰生於火毒治之宜速肺痿成於勞傷治之宜緩火毒宜補中用烏勞傷宜補中帶清瀉與清不同而補同也惟是瀉中用補可用大劑清中用補當用小劑勿忘勿助若有若無始能奏功也當用養肺去痰湯金銀花三錢生甘草五分生

地二錢麥冬三錢紫苑五分百部五分百合二錢款冬花三分天門冬一錢貝母三錢白縷三分水煎服服十劑而膈上痛少輕者便有生機矣再服十劑而更輕再服十劑而漸愈前後共服六十劑而始全愈也是方不寒不熱養肺氣於垂絕之時保肺葉於將萎之頃實有奇功也倘捷效於一旦必至輕喪於須臾寧忍耐以全生切勿欲速而送死也

世有膏粱子弟多食厚味燻熬煎炒之物時時吞嚼或將美醞香膠乘興酣飲遂致咽乾舌燥吐痰吐血喘急膈痛不能安臥以為肺經火熾也誰知是肺癰已成乎夫肺為五臟之蓋喜清氣之熏蒸最惡燥氣之炎逼今所飲所食無非辛熱之物則五臟之中全是一團火氣火性炎上而肺金在上安得不獨受其害乎肺既受刑不能下生腎水腎水無源則腎益加燥勢必取資於肺金而肺金又病能不已虛而益虛已燥而更燥况各經紛然來逼火烈金刑肺乾生癰必至之勢也治之法化毒之中益之養肺之法降火之內濟之補腎之方庶幾已成者可痊未成者可散也方用扶桑清肺丹桑藥五錢紫苑二錢犀角屑五分生甘草二錢款冬花一錢百合三錢杏仁七粒阿膠三錢貝母三錢金銀花一兩熟地一兩人參三錢水煎調犀角末服數劑可奏功也此方肺腎同治全不降火益五臟之火因飲食而旺乃虛火而非寔火也故補其水而金氣堅補其水而虛火息况補中帶散則補非呆補而火毒又容易解也

肝癰門

人有素多惱怒容易動氣一旦兩脇脹滿發寒發熱已而脇痛之極手按痛不可忍以為肝火之盛也誰知是肝葉生癰乎世人但知五臟中惟肺生癰不知肝亦能生癰也且靈素諸書亦未言及得毋創論以驚世乎余寔聞異人言謂脇痛手不可按者肝葉生癰也靈素二經不談者肝經生癰世不常有古人未有此症所以畧而不言但古今之氣運不同而癰毒之生長不一肝寔能生癰烏可缺而不論乎况肝之生癰未嘗無理也肝一惱怒則肝葉開張肝氣即逆大怒之後肝葉空脹未易平復使時加惱怒是肝葉竟不得安且怒後必動火怒愈多而火愈盛火盛必燦肝血肝血燦乾則肝氣火燥無血養肝更易發怒怒氣頻傷欲不鬱結而成癰烏可得乎然而癰生於內何從而見然內不可見而外則可辨也凡生癰者脇在左而不存右左脇之皮必現紅紫之色而古必現青色也以此辨症斷斷無差而治之法必以平肝為主而佐之瀉火去毒之藥萬不可

因循時日。今其潰膿而不可救也。方用化肝消毒湯。白芍三兩當歸三兩炒梔子五錢生甘草三錢金銀花五兩水煎汁一碗飲之一劑而痛輕二劑而痛又輕三劑而痛如失減半再飲數劑全愈。此方用當歸芍藥直入肝中以滋肝血則肝血驟生易解肝血之燥又得甘草以緩其急梔子以清其火金銀花解毒安得不取效之捷哉。惟是火毒既盛肝血大虧用此方而不如此大劑煎飲亦自徒然。倘執以為肝火之旺而非是肝難之成。單用歸芍以治脇痛斷不能取效也。

人有左脇之間疼痛非常。手按之更甚。人以為脇痛而不知非脇痛也。此乃肝經之難耳。夫肝經生難得之惱怒為多。余前條已暢論之矣。然而肝難不止惱怒能生而憂鬱亦未嘗不生難也。惟是因惱怒而得之者其痛驟因憂鬱而得之者其痛緩當其初痛之時用逍遙散大劑煎飲其痛立止。又何至因痛而成難也。因失於速治而肝中鬱氣若不能宣而血因之而結耳。血結不通遂化膿而成難。其勢似乎少緩然肝性最急難成而毒發甚驟也。世有脇痛數日而死者。正因生難毒敗而死。非脇痛而即能死人。可不急為治之乎。方用宣鬱化毒湯柴胡二錢白芍一兩香附二錢薄荷二錢當歸一兩陳皮一錢枳殼一錢天花粉三錢生甘草三錢金銀花一兩水煎服一劑而痛輕二劑而痛減三劑而痛又減四劑全愈。重則不出六劑也。愈後用四物湯大劑調治不再發也。且夫肝難世不常生。既有前條不必又論及此。然而肝難不可見而脇痛世人之所常病也。吾特發明憂鬱之能成難。又若此則人知急治。又何至於成難哉。

大腸難門

人有腹中痛甚。手不可按。右足屈而不伸。人以為腹中火盛而存食也。誰知是大腸生難乎。大凡腹痛而足不能伸者。俱是腸内生難。而大腸生難足尤不能伸也。惟大腸生難。更有其故。無不成於火火盛而不散則鬱結而成難矣。然而火之有餘。寔本於水之不足。水衰則火旺。火旺而無制。乃養成其毒。而不可解。然則治之法。何必治火哉。壯水以治火。則毒氣自消。方用清腸飲。金銀花三兩當歸二兩地榆一兩麥冬一兩玄參一兩生甘草三錢改仁五錢黃芩二錢水煎服一劑而痛少止二劑而足可伸。再二劑而毒盡消矣。此方純是潤腸之物。而又是活血解毒之品。雖是瀉火而寔亦滋陰也。所以相濟而相成。取效如神耳。倘不益陰而潤腸。而惟攻毒以降火。則大腸先損。又何勝火約之凌燂哉。母怪愈治而愈不能效也。

人大腸生癰右足不伸腹中痛甚便出膿血肛門如刀之割此腸癰已經潰爛也能食者生不能食者死雖然不能食之中亦有非因火毒之熾而然者又不可因其不能食而棄之也大凡生各癰瘡俱以有胃氣為佳無胃氣者無論陰毒陽毒多不可救故治癰疽之病斷以扶胃氣為第一治法而少加之敗膿去毒之味則正氣無傷而火毒尤散今大腸癰破而致飲食之不思則胃氣盡降大危之症也不亟補胃而惟治癰必死之道也方用開胃救亡湯 人參一兩 金銀花二兩 山藥一兩 生甘草三錢 苡仁一兩 玄參一兩 白朮一兩 山羊肉一兩 研末一錢 水煎調服一劑而胃開二劑而膿少三劑而痛止四劑全愈此方全去救胃而敗毒祛膿已在其中妙在金銀花雖治毒而仍是滋陰之藥為瘡家奪命之將軍乃至仁至勇之帥又得參朮以補助其力則敗毒尤神山羊肉止血消濁且善通氣引諸藥直入癰中以解散之乃鄉導之智者也合而治之則調和有人撫綏有人攻剿有人安得不奏功如神乎自然胃氣大開化精微而轉輸於大腸乎倘胃氣未傷服之尤奏功如响萬無疑畏不用此方以喪人性命耳

人大腸生癰小腹痛甚淋瀝不已精神衰少飲食無味面色痿黃四肢無力自汗盜汗夜不能卧人以為火盛生癰也誰知是水衰不能潤腸乎夫大腸之能傳導者全藉腎水之灌注今因醉飽房勞過傷精力大泄其精遂致火動而水涸又加生冷並進以致氣血乖違滯動痰生腸胃痞塞運化不通血氣凝滯而成癰也然則生癰之先本是腎水之不足至癰潰之後復流其水是因虛而復虛也若作火毒治之鮮不變為死症必須大補其腎水而並補其脾胃之氣則脾胃化精生水更易枯涸之腸一旦得滂沱之潤自然淹足而重蘇正不必治癰而癰已化氣血足而肌肉生也方加六味地黃丸加味治之 熟地二兩 山藥八錢 牡丹皮六錢 山茱萸八錢 茯苓三錢 澤瀉一錢 人參一錢 黃芪五錢 麥冬一兩 水煎服連服數劑腹痛止而精神健前症頓愈以此方六味以補腎水加入參麥冬黃芪以補脾胃之土土旺而肺氣自旺肺與大腸為表裡且以為腎之母自然子母相需表裡相顧故奏功如神也

小腸癰

人有腹痛口渴左足屈而不伸伸則痛甚手按其痛處更不可忍人以為腸中生癰也然而腸中生癰不同有大小腸之分屈右足者大腸生癰也屈左足者小腸生癰也今屈而不伸者既在左足是癰生於小腸而非生於

大腸矣。惟是大腸之難醫，易治。小腸之難醫，以大腸可瀉而小腸難瀉也。雖然得其法，有何不可瀉哉。蓋大腸可瀉，其火從糟粕而出，而小腸可瀉，其火從溲溺而泄也。方用泄毒至神湯，金銀花三兩，茯苓一兩，苡仁一兩，生甘草三錢，車前子三錢，劉寄奴三錢，澤瀉三錢，肉桂一分。水煎服。一劑而水如注，二劑而痛頓減，三劑而症如失，不須四劑也。此方俱是利水之藥，止一味金銀花為消毒之品，何以能建功之神如此。蓋小腸之藥，必須內消而內消之藥，舍金銀花莫他藥可代。以他藥消毒，皆能損傷真氣，而小腸斷不可損傷，故必須以金銀花為君。但金銀花不能直入小腸之中，今同茯苓、仁澤瀉、車前子之類，引入小腸，又如肉桂一分，得其氣味，引入膀胱，從溲溺而化，又恐火毒太盛，諸藥不能迅速，更加劉寄奴之速，祛甘草之緩，調劑柔遲，速兼而行。之既無留滯之虞，而復無峻烈之害，自然火毒從膀胱、小腸而出也。

人有腹痛呼號，其痛却在左腹，按之痛不可忍，不許人手按，醫以為食積在大腸也。誰知是小腸之生癰乎。夫腸癰必屈其足，而今不屈足，似非腸癰之病。然腸癰生於腸內者，必屈其足，在大腸屈右足，而不伸在小腸屈左足，而不伸也。若癰生於腸外者，皆不屈足，痛在左，則小腸生癰，痛在右，則大腸生癰也。况食積燥屎之痛，時而痛時而不痛，不若生癰之痛有定而不移，常痛而無止息也。故痛在左，明是小腸之外生癰也。大小腸生癰，於腸內尚可破潰，而大小腸生癰於腸外，斷不可使之破潰者，以腸外無可出之路，皆必死之症也。而小腸更甚，必須及早治之。方用內化丹，金銀花四兩，當歸二兩，車前子五錢，生甘草三錢，茯苓一兩，苡仁一兩。水煎服。一劑而痛大減，二劑而痛又減，三劑而痛全止，四劑全愈。此方即前方之變方也。但前方以利水之中，以行其敗毒之法，茲方於利水之中，補血以敗毒之法也。蓋癰破利水，則毒隨水出，易於祛除。癰未破，不補血以利水，則水泄而血虛，難於消化。同中之異，不可不知也。此方亦須及早治之，則有益。否則癰雖愈，而瘀血留於腸外，必有終身作痛之病也。

人有腹痛，嘔甚，小便流血，而足不能伸，人以為小腸生癰也。誰知是小腸之火太盛乎。夫小腸生癰，必屈左足。今左足不伸，明是生癰之症，而予獨謂是火盛者，何故不知生癰必有其徵，未有一旦驟生而即流血者。也。癰日久而膿生，膿欲淨而血出，豈有不潰不膿而先出血者。然左足之屈，則又何也。蓋小腸與大腸不同，小腸細而大腸寬，寬者可以容邪，而細者難以容邪。此必然之理也。小腸受火煎熱，則腸中逼迫，腸不能舒，而左足應

之暫屈而不伸但不若生癱者長屈而不能伸也萬不可因足之不伸即信是癱而妄用解毒之藥然則從何處辨之因其初痛之時辨其小便之有血無血耳初痛而足屈若小便無血乃是生癱初痛而足屈小便有血乃是火痛斷不差也治之法瀉其火邪不必化毒而痛止足伸矣方用小柴胡湯加味治之 柴胡一錢黃芩三錢甘草一錢茯苓五錢人參一錢半夏一錢水煎服一劑而足伸二劑而血止腸亦不痛矣小柴胡湯非治小腸之藥也何以用之而效驗之捷如此因小腸之火盛者起於肝胆之鬱也木鬱則火生不敢犯心而犯小腸耳夫火性炎上而反致下熾拂其火之性矣此小腸所以受之而作疼也至於流血於小便中者又是何故蓋小腸之血為火所逼血惟恐為火之爍乾故越出小腸之外直走膀胱反使水道不行而流血也小柴胡湯既抒其肝胆之氣則火氣上炎其性既順而不逆又得茯苓以清消其水氣水流而血自歸經此方之所以奇耳

無名腫毒門

人有頭面無端忽生小瘡癢其第二日即頭重如山第三日面目青紫世人多不識此症此乃至危至惡之病苟不速救數日之內必一身發青黑而死若青不至心胸者尚可救瘡因其人素服房中熱藥熱極而便為毒也凡人入房而久戰不世者雖氣王之而寔火主之也氣旺而非火濟之則不足以鼓動其興趣而博久戰之歡補氣之藥斷不能舍矣哉而求異味然而世人貪歡者多有吝惜者亦正不少用熱藥以助火非多加人參不足以駕馭其猛烈之威無如人參價高力難多備方士不得已遷就世入之心乃少減人參則功力自薄反多加熱藥以壯其火於是金石火燬之藥紛然雜用謂不如此不足以助其命門之火也夫命門之火腎火也非直陰之水不養不同於脾胃之火不可以外水解之也且腎火既旺則外熱剛強自然多御女戒一取快樂偶爾縱慾亦復何傷無奈淫心無盡愈戰愈酣火熾則水乾火沸則水涸即不頻泄其精水且不足制火而熱毒有結於腸胃者矣况戰久則興心深未有不盡情而大泄者精泄過多則火且更旺未免陽易舉再戰或歸咎於前藥之太少更多服以助其勢孰知約益多而火益烈戰益頻而水益燦乎久之水涸火炎陽雖易舉而不能久戰未免有忍精繃繆之時勉強而鬪精不化而變為毒結於陰之部位而成癰結於陽之部位而成毒頭上者正陽之部位也較生於陰之部位者更為可畏非多用化毒之藥又安能起死為生哉方用回生至聖丹 生甘草五錢 金銀花八兩 玄參三兩 蒲公英三兩 天花粉三錢 川芎一兩 水煎服一劑而頭輕青紫之

色淡矣再服二劑青紫之色盡消而瘡亦盡愈不必三劑也此方化毒而不耗其氣敗一而不損其精所以建功其奇也此毒原是水虧之極而瀉毒諸藥無有不損於陰陽惟金銀花補攻兼妙故必預此品為君惟少用則味單而力薄多用則味重而力厚又加之玄參以去火甘草之瀉毒蒲公英之去熱天花粉之消痰川芎之散結自然相助而奏效也

一無名腫毒生於思慮不到之處而其勢凶惡有生死之關皆可以無紅腫毒名之不必分上中下也前條止言頭上而在身之前後左右與手足四肢尚未言也不知得其治法無不可以通治失其治法則在上者不可治中在中者不可治下在下者不可以治上中也得其治法者若何大約上中下之生無名腫毒者多起於淫慾無度之人又加之氣腦憂鬱火乘其有隙之處蘊藏結毒故一發而不可救所以無名腫毒盡是陰症而絕無陽症也然則治之法宜用解陰毒之藥矣惟是解陰毒之藥多半消鑠真陰因虛而結毒復解毒而虧陰安有濟乎故無名腫毒往往不救職是故也余得異人之傳仍於補陰之中以行其散鬱之法可佐之解毒之品微助其行經之味是以多收奇效余不敢秘傳之書冊以救萬世之人也方用 玄參一斤 柴胡三錢 生甘草一兩 三味煎湯十碗為主倘生於頭面加 川芎二兩 附子二分 再煎汁取三碗分作二日服完未破者即消已破者即生肌而自愈不必二劑也倘生於身中前後左右加 當歸二兩 甘菊花一兩 附子三分 亦如前煎服倘生於手足四肢加 白朮二兩 附子五分 茯苓一兩 亦如前煎服無不收功此方名為黑虎湯言其至惡之人見虎來而不寒心哉幾人乎是惡毒之得盡散也玄參最善退浮游之火得甘草之助能解其迅速之威得柴胡之輔能持其抑鬱之氣且又有各引經之味引至結毒之處大為祛除妙在用至一斤則力量更大又妙在補中去散則解陰毒而不傷陰氣所以奏功更神人勿驚其葯料之重而不敢輕試深負錄一片慙慙救世之懷也若些小輕症與非陰症瘡毒俱不必用此重劑又不可不知耳

對口癰門

人有對口之後忽生小瘡先痒後痛隨至潰爛人以為至凶之癰也然而癰生於對口者尤輕而生於偏傍不勝對口者尤重蓋頸項之上乃腎督之部位也其地屬陰所生癰疽多是陰癰而非陽疽也陽疽必高突數寸其色紅腫發光疼痛呼號若陰癰則不然色必黑暗痛亦不甚身體沉重困倦欲臥呻吟無力其瘡口必不突

起或現無數小瘡口以眩世人不知從何處香頭然而陰陽二毒皆可內消何可令其皮破腫潰而後治之乎
至於內消之法正不須分辨陰陽惟既破潰膿陰陽不審而漫投約餌則禍生頃刻而內消之法大約止消三
味名為三星湯 金銀花一兩 蒲公英一兩 生甘草三錢 水煎服 二服即便全消陽症大潰者仍以此方治之
不三服必膿盡肉生若陰症大潰者此方不可復投改用七聖湯 人參一兩 生黃芪一兩 當歸一兩 金銀花
二兩 白芥子三錢 肉桂一錢 白朮一兩 水煎服一劑而血止二劑而肉生三劑而口小四劑而皮合再服二劑
全愈此方治各處癰疽而毒凡低陷而不能收口者無不神效不止治對口之陰毒獨善收功也誠以陽症可
以涼瀉而陰症必須溫補故耳

腦疽門

世有生癰疽於頭頂者始名腦疽若對口偏口俱非真正腦疽也此等之疽九死一生然治之得法俱可救也
大約生此疽者皆腎火之沸騰也蓋腦為髓海原通於腎腎無火則髓不能化精腎多火則髓亦不能化精豈
特不能化精隨火之升降且化為毒以生癰矣蓋腎之化精必得腦中之氣以相化若腦中無非腎火勢必氣
化為火火性炎上不及下降即於腦中髓海自發其毒較之腦氣下流為毒者其毒更甚故往往有更變形容
改換聲音瘡形紫黑煩燥口乾隨飲隨渴甚齋骨俱腐片片脫下其狼狽之狀有不可言語形容者又將何以
救之即此等治法須問其飲食如何倘飲食知味即可用葯方用五聖湯救之 金銀花八兩 玄參三兩 黃芪
四兩 麥冬三兩 人參二兩 水煎服連服四劑其癰疽漸愈改用十全大補湯重四兩與之又改為八味地黃湯
滋其醜飲可獲全愈矣是此等治療亦九死一生之法然舍吾法寔無第二法矣人生此疽得於房術者多矣
興陽溢精都是金石燥烈之品或洗或嚼或噙於口或藏於臍霸阻精道久戰不已日積月累直陰枯灼髓竭
火發遂潰頂門多致不救人何苦博婦女之歡喪千金之命長號於夜臺也

囊癰門

人有陰囊左右而生癰毒者名曰便毒生於囊之下黃門谷道之前名曰囊癰三處相較便毒易治而囊癰最
難療也以囊之下為懸癰其皮肉與他處不同蓋他處皮肉或橫生或直生俱易合口而懸癰之處橫中有直
直中有橫一有損傷不易收功然而治之得法未嘗難也此等之癰皆少年之人貪於酒色或遊花街而浪戰

或因柳巷而角歡。刃精而鬪耐飢而。或已泄而重提其氣。或將敗而再鼓其陽。或有毒之婦而輕於苟合。或生瘡之妓而甘為鬥精。往往多生此癩。所謂欲洩不洩。化為膿血是也。治之法。必須大補其虛。而佐之化毒之味。以毒因虛而成。不治虛得乎。方用逐邪至神丹。金銀花四兩。蒲公英二兩。人參五分。當歸二兩。生甘草一兩。大黃五錢。天花粉二錢。水煎服。一劑而毒消。二劑而全愈。清者三劑可以奏功矣。此方用金銀花四兩。用蒲公英二兩。佐之參歸。大黃之大料。未免過於霸氣。然而大虛之病。又用大黃。祛逐似乎非宜。誰知毒熱甚盛。乘其初起之時。正未甚衰。大補大瀉之為得乎。倘因循失治。或畏縮而不敢治。及其流膿出血。正氣蕭索。始用參芪補氣。往往有用至數斤。而尚未能復元。何若早用於化毒之中。正又無傷。而毒又易散哉。此因勢利導之法。又不可不知也。

人有飲燒酒入房。精不能泄。至夜半寒熱煩渴。小便淋赤。痰涎湧盛。明日囊腫脹揪痛。又明日囊處悉腐。玉莖下面貼囊者。亦腐。以為酒毒也。誰知是肝火得酒濕而肆虛乎。夫酒濕何致作腐。蓋火酒大熱之物也。人過飲火酒。多致醉死。死後往往往身體腐爛。以火酒乃氣酒。遇熱自焚。人身臟腑原自有火。以火引火。安得不延燒。即飲火酒而入房。以鼓動其精房之火。宜是命門之火。而非肝火也。然而木能生火。肝屬木。肝木生相火。寔理之常也。入房而借火酒之力。則火勢必猛。火動無根。何能久乎。勢必精欲外泄。精泄而火可解也。無奈精欲泄而阻抑之。則火無可泄之路。火無可依。而火酒又無可解。於是火入於肝。將依母而自歸也。惟是相火內火也。可附肝以為家。而酒火外火矣。反得木而焚體囊。與玉莖乃筋之會也。筋屬肝。因入房而火聚於陰器之際。故火發囊而腫囊。腫極而莖亦腐矣。治之法。解其酒毒。而益之補氣補血之品。可解濕熱。而腐肉自長矣。方用救腐湯。人參一兩。當歸二兩。黃芪二兩。白朮一兩。黃柏三錢。茯苓五錢。汶仁五錢。澤瀉三錢。白芍一兩。葛根三錢。炒梔子三錢。水煎服。四劑而腐肉脫。而新肉生。再服四劑。囊莖悉平復矣。酒毒成於拂抑。平肝泄火。利濕解毒。宜也。何以又用參芪歸朮。以大補其氣血。耶。大凡氣血盛者。力能勝酒。縱酣飲而無碍。服火酒而腐勢雖成於火酒之毒。亦其氣血之衰。力不能勝酒。所以兩火相合。遂致致焚身外腐。苟不急補其氣血。則酒毒難消。而腐肉又何以速長哉。

臂離門

黃芪 白朮 黃柏 茯苓 汶仁 澤瀉 白芍 葛根

人有兩臂之間忽然生瘡而變成癰疽者亦陰癰也雖較頭面對口肩背上少輕然治之不得法亦能殺人故須辨陰陽治之大約痛者陽症易治瘡者陰症難治也陽症用三星湯一二劑便可立消若陰症三星湯又不可用必須大補氣血而佐之消痰化毒之劑始能奏功不可謂手足非心腹之疾不須補虛也夫陰主靜而兩手則至動者也至動而生陰癰則動變為靜矣反常之道也不可畏乎况動變為靜又趨陰之道陽趨於陰非生近於死乎欲陽返於陰則易欲陰還於陽則難誰謂兩手之癰而可小視之哉治之法仍宜慎重方用消癰還陽丹 人參三錢白朮一兩生甘草三錢天花粉三錢生黃芪一兩金銀花二兩肉桂一錢當歸五錢乳香末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瘡變為痛矣二劑而痛如失三劑而全消不必四劑也此方與七賢湯相同而意義各異七賢湯治已潰者也此方治未潰者也已潰者以生肉為先未潰者以護肌為主所以七賢湯內無乳香天花粉者正以二味攻中有擁衛之功耳

乳癰門

人有乳上生癰先痛後腫尋發寒熱變成癆癰此症男婦俱有之而婦人居多蓋婦人生子小兒食乳之後偶爾貪睡兒以口氣吹之使乳內之氣閉塞不通遂致生痛此時即以解散之藥治之隨手而愈倘因循失治而乳癰之症成矣若男人則不然乃陽明胃火熾盛不上騰於口舌而中壅於乳房乃生此病故乳癰之症陽症也不比他癰有陰有陽所以無容分陰陽為治法但當別先後為虛實耳蓋乳癰初起多實邪久經潰爛為正虛也雖然邪之有餘仍是正之不足於補中散邪亦萬全之道正不必分先宜攻宜治之後即補也方用和乳湯 貝母三錢天花粉三錢當歸一兩蒲公英一兩生甘草二錢穿山甲土炒一片為末水煎服一劑而乳房通腫亦消矣不必正虛也此方用貝母天花粉者消胃中之壅痰也痰壅而乳房之氣不通化其痰則胃火失其勢而後以蒲公英穿山甲解其熱毒利其關竅自然不攻而自散矣又恐前藥過於迅速加入當歸甘草補正和鮮正既無傷而邪又退舍何至約毒不行變為乳岩之病哉人有先生乳癰雖已收口後因不慎房障以致復行潰爛變成乳岩現成無數小瘡口如管非管如漏非漏竟成蜂窠之狀肉向外生終年累月而不愈服敗毒之藥身愈狼狽而瘡口更加腐爛人以為毒深結於乳房也誰知是氣血之大虧乎凡人乳房肉向外長而筋束於乳頭故傷乳即傷筋也此處生癰原須急散遲則有筋難長之虞况又加泄精以損傷元氣安得不

變出非常乎。當時失精之後，即大用補精填髓之藥，尚不至如此之橫。既因虛而成，若復見岩而敗毒，不已虛而益虛乎。毋怪愈敗而愈壞也。治之法，必須大補其氣血，以生其精，不必再消其毒，以其病原無毒之可泄耳。方用化岩湯：人參一錢，白朮二兩，黃芪一兩，當歸一兩，忍冬藤一兩，茜根二錢，白芥子二錢，茯苓三錢，水煎服。連服二劑，而生肉紅潤，再服二劑，而膿盡痛止，再服二劑，而漏管重長，再服二劑，全愈。再服二劑，不再發也。

此方全去補氣補血，不去消毒，寔為有見。雖忍冬藤乃消毒之味，然其性亦補，況同入於補藥之中，彼亦純乎補矣。惟是失精以至變岩，似宜補精，乃不補精，而止補氣血，何也。蓋精不可以速生，補精之功甚緩，不若補其氣血，轉易生精，且乳房屬陽明之經，既生乳，離則陽明之經未必能多氣多血矣。補其氣血，則陽明之經旺，自能生津生液，以灌注於乳房。又何必復補其精，以牽制參芪之功乎。此方中所以不用填精之味也。

人有左乳內忽大如桃，復又不痛，色亦不赤，身體發熱，形漸瘦損，人以為痰氣之鬱結也。誰知是肝氣之不舒乎。夫乳屬陽明，乳腫宜責之陽明胃經，而余獨謂之肝病，不起世人之疑乎。然陽明胃土最畏肝木之剋，肝氣不舒，而胃氣亦不敢舒矣。蓋胃見肝木之鬱，惟恐肝旺來剋，於是胃亦畏首畏尾，伏而不揚，况乳又近於兩脇，而兩脇正肝之部位也。與肝相遠，尚退縮而不敢舒，與肝為鄰，亦何敢恣肆而吐氣哉。氣不舒而腫滿之形成，氣不能舒，而畏懼之色現，不痛不赤，正顯其畏懼也。治之法，不必治陽明之胃也，治肝而腫自消也。方用逍遙散加味治之：柴胡二錢，白芍五錢，當歸三錢，陳皮五分，甘草一錢，白朮三錢，茯苓三錢，人參一錢，川芎一錢。

瓜婁三錢，半夏三錢。水煎服十劑，而內消矣。去瓜婁再服十劑，不再發。逍遙最解肝氣之滯，肝氣解而胃氣不鮮自舒。况益之瓜婁半夏，專能治胸中之積痰痰去而腫自消也。婦人產後忽兩乳細小下垂，過小腹痛，甚人以為乳懸，誰知是胃血之燥乎。夫胃為水穀之海，多氣多血之腑也。產後出血過多，則胃中空虛，而飲食又不能遽進，即進飲食，而各臟腑取給於胃甚急，則胃氣困矣。胃氣困而胃血益燥矣。胃氣益燥無以解各臟腑之紛爭，而子又索乳於母，內外取資，胃無以應。乳房者胃之外廓也，乳頭者胃之門戶也。胃苦內之紛爭，欲避出於外而不可得，而外又不免於乳口之吮咂，細小下垂，以致於腹有逃遁難藏入地無路之狀。此倒懸切膚之痛，至危之症。治之法，急救其胃氣而益之補血之味，則胃氣生而胃不燥，內足以分給於臟腑，又何至外痛而倒懸哉。方用解懸湯：人參一錢，當歸四兩，川芎二兩，荊芥三錢，益母草三錢，麥冬一兩，炮姜一錢，水煎服四劑。

至危之症。治之法，急救其胃氣而益之補血之味，則胃氣生而胃不燥，內足以分給於臟腑，又何至外痛而倒懸哉。方用解懸湯：人參一錢，當歸四兩，川芎二兩，荊芥三錢，益母草三錢，麥冬一兩，炮姜一錢，水煎服四劑。

懸哉。方用解懸湯：人參一錢，當歸四兩，川芎二兩，荊芥三錢，益母草三錢，麥冬一兩，炮姜一錢，水煎服四劑。

懸哉。方用解懸湯：人參一錢，當歸四兩，川芎二兩，荊芥三錢，益母草三錢，麥冬一兩，炮姜一錢，水煎服四劑。

懸哉。方用解懸湯：人參一錢，當歸四兩，川芎二兩，荊芥三錢，益母草三錢，麥冬一兩，炮姜一錢，水煎服四劑。

而乳頭收再四劑全愈此方用人參生胃氣於無何有之鄉用當歸川芎於垂危至急之地用荆芥益母草以分解各臟腑以歸其經絡用麥冬炮姜者因陽明胃經之燥未免火動而延燒產後不便大用寒涼故用麥冬微涼之品稍解其火烈氣之也

肚癱門

人有生癱於小腹之間者斷無陽症以其地屬陰之部位也陰生陰毒似乎至重然而純陰無陽一用陽藥立可化陰無奈世人一見肚腹生癱多用陰藥以消毒反至成難治之病為可憫也然而所謂陽藥者非散火法風之藥大補氣溫火之味耳蓋陰地結成陰毒者乃寒虛之故寒因虛而不行毒因寒而相結用熱藥以祛寒自能解寒而散毒也方用辟寒救腹丹 白朮三兩 茯苓三錢 肉桂三錢 金銀花三兩 附子一錢 當歸二兩 蛇床子五錢 水煎服一劑而肉消矣倘已潰者三劑而膿盡肉生矣四劑亦必全愈此方用白朮為君者以白朮專利腰膈之氣也腰膈之氣利則下腹之部位盡利矣而後以金銀花蛇床子祛其毒氣而毒氣易消然恐寒極不能直入故又加附桂斬關突圍而進也惟是桂附朮床俱是一派乾燥之物邪雖耗除未免耗血故用當歸陽中之陰少制其橫則陰寒盡散而無陽旺之虞所以既能奏功纔免後患也

多骨癱門

人有大腿之邊傍長強穴間忽然疼痛高腫變成癰疽之毒久則肉中生骨以鐵鉗取出已而又生世人以為多骨癱也誰知是濕熱毒之所犯乎夫多骨癱之生因人多食濕熱所成者也治之早一二劑便可解散無如因循失治與治之不得法遂至濕壅而添熱熱盛而化骨日久遷延臥床而不能起也說者謂初起之時未嘗有骨可以內散既生骨之後必須爛骨外取未可全恃內藥望其解散也而孰知不然蓋多骨之疽無形之所化非肉中直生骨也乃似骨而非骨且直骨難化似骨又何難化之有治之法利其濕清其熱而主之補氣補血之藥不必消骨而骨自消矣方用五神湯 茯苓一兩 車前子一兩 金銀花三兩 牛漆五錢 紫花地丁一兩 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又輕三劑而骨消矣四劑而瘡口平五劑全愈不必再服此方用茯苓車前以利濕用紫花地丁以清熱又有金銀花牛膝為補中散毒之品安得不奏功如神哉

惡疽門